

社会办医“非禁即入”是医改利好

潘洪其

今日论语

国务院13日发布《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要求医疗服务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清理取消各种不合理规定，加快落实对非公立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在市场准入、社会保险定点、重点专科建设、职称评定、学术地位、等级评审、技术准入等方面同等对待的政策。

近几年，国家多次出台政策，鼓励、支持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2009年国家推出了新医改方案，2010年发改委、卫生部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

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明确了鼓励、支持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基本方向，然而，相关部门迟迟没有出台实施细则，使得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常常遭遇“玻璃门”。

这次出台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大医疗服务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的力度，对社会资本办医实行“非禁即入”，并要求制定用地供给、财政补贴、放松价格管制等具体措施，将支持社会资本办医政策分解到职能部门，以打破“玻璃门”，保障民办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在许多方面的平等地位。这是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大利好。

社会资本办医实行“非禁即入”，是社会资本在医疗服务领域享有“法无禁止即自由”保障的体现。社会资本举办的民营医疗机

构，除了从事一部分营利性医疗服务，还能够按照非营利模式操作，为社会提供一部分非营利的公益性医疗服务——主要表现为向居民提供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服务，与公立医疗机构就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服务展开竞争，用公益性医疗服务“争夺”医保金，“争夺”政府投入到居民手中（充实到医保账户）的医疗资金。这有利于释放社会力量提供公益性医疗服务的潜能，缓解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破除公立医院根深蒂固的垄断性优势地位。

长期以来，普通居民对民营医院缺乏足够的信任，关键是某些民营医院自己也不争气，虚假宣传、哄抢病源、过度医疗、欺诈蒙骗等

屡禁不止。随着“非禁即入”政策逐步落实，社会资本办医将越来越普遍，在可预见的较长一段时间，民营医疗机构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可能越来越多，医疗服务监管部门的责任压力也将越来越大，要理性认识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

鉴于此，在大幅放宽政策限制、降低进入门槛的同时，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民营医疗机构服务特别是公益性医疗服务的监管，对民营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一视同仁。同时要做好应对、处理民营医疗机构可能出现大量医疗纠纷的准备，依法保障民营医疗机构和患者双方的正当权益，推动民营医疗机构实现完善的内部治理，用优质服务赢得广泛的社会信任，赢得广阔的市场空间。

新民随笔

常回家看看

邵宁

刚刚过去的重阳节，是我国第一个法定的老年节。现在的老人，大多不愁吃，不愁穿，但就是比较寂寞，就盼着儿女能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受到欢迎，但落实起来有点难。

时下，八十开来的老人，大多有好几个子女。但不孝子女不仅不大去探望，还把照顾老人的担子全部推给居委会：“阿拉姆妈一个人住在这里，侬多关心关心哦！”有个居委会今年给80岁以上老人发重阳糕就发掉284块，7个居委干部变成孙悟空，也照顾不了284个高龄老人。

如何让子女真正承担起孝敬老人的责任，常回家看看？基层社区也想了很多办法。我最近听普陀区真如镇杨家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陶美珍讲了一个故事。杨家村小区早在2005年就组织了一批志愿者与独居老人结对，约定服务内容。同时，居委会让老人的子女也来签一份“尽孝”责任书。

有位86岁的老太跟居委干部抱怨说，她有3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是名公务员，还是处级干部，大概半年才来一次，送点东西就走了。老太不缺钱花，就想这个最有出息的儿子能常来看看她。于是，陶美珍把这个儿子请来，跟他约法三章：你帮忙，能不能让妻子、儿子每天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老人？双休日自己打一个电话总可以吧？住得远，每个月来看一次总可以吧？结果，这个儿子深受触动，有空就给老母亲打电话，每个月都来看望她一两次。疏远的亲情又变得浓厚了。后来他在单位现身说法，让员工们常回家看看。而老太呢，高兴得不得了，连声感谢居委干部：“你们把我儿子的心牵回来了！”老太直到90多岁高龄离世，心情一直很舒畅。

杨家村小区的做法，体现了一种民间智慧。其实，有些子女并非不孝，或许确实是忙，或许住得远，慢慢和老人越来越疏远。如果有人提醒一下，有人督促一下，他们也会醒悟过来。毕竟，大多数人心底都埋藏着一份对父母的感恩之情。

重阳节那天，微信上许多人在转一个“愿父母一生平安健康”的帖子。其实，动动拇指，不如拿起电话。你知道谁是世上唯一在等你的人吗？是父母。

回归本体，艺术更有魅力

权威声音

回归艺术本体，意味着艺术应回归大地，回归群众。让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是反映了百姓喜怒哀乐、所思所想的现实主义作品，是摒弃华丽虚浮、形式主义的具有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是直面现实、贴近生活、“从泥土里开出花来”的作品。回归群众，艺术就富有了旺盛的生命力。（马磊，见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

新民新语

离散的生命

易蓉

“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

这是冰心先生所译的纪伯伦诗歌《论孩子》，许多人将它作为父母之道的经典。作为子女，我的困惑是：当我们离开母亲的身体，在脐带被剪断的那一瞬间，剪不断的是什么？我们又应该怎样去维系那“看不见的脐带”？

小镇小城到大城市，东方到西方，地球的这里到那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迁徙的人生，却也不可避免地迎来生命的离散。也许你的母亲不会在电话里告诉你她的身体抱恙，你的父亲甚至很少与你通话，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仍然能感觉到来自“母体”的牵绊和召唤。你开始怀念成长的那片土壤，也许并不新鲜富饶，但却是不能砍断的根之所在。

近日一项针对海归进行的调查显示，“回国照顾亲人”成为海归“回巢”的第二大原因。是的，回来了。可是，代表着未来的你和代表着过去的父母，又该如何相处？

有人将人生当作生意来经营，无论夫妇间的婚姻、朋友间的交情，甚至亲人之间的关系，都用算盘来维系。在这样的经营之道里，确实有人可以活得幸福而满足，只要保证每桩交易都双赢，甚至可以把手玩转。可是，相信多数人没有办法活得那样如意或“大智慧”。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心思情愫，又怎能靠金钱轻易抚慰？

网络流传一则故事：一个成功的商人节日回家陪老母。母亲领着他去买菜，放弃就近的市场坐公交车去了更便宜的大超市，又等了一小时坐免费班车回家，全程只节约四元钱。商人不只一次在脑中计算性价比，这些时间他创造的财富远不止几元钱。所幸的是，商人忍住了打车的想法、忍住了不耐烦，陪着母亲，体会着她的节俭，看到了母亲是如何勤俭地抚养自己。

拨开那些恼人的碎碎念，将野心、压力暂时放在一边，耐心用心地补上一堂有关家的历史课。向前跑一段，也要记得回头看看，让离散的生命找到根，才能更加伸展枝蔓。

纪伯伦说父母是弓，孩子是箭矢，“他爱那飞出的箭，也爱了那静止的弓。”

在济南举办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上，明星大腕不见了，奢华演出没有了。原计划90分钟时长的大型演出，压缩为16分钟的开幕式，并演出了一台催人泪下的吕剧《百姓书记》，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开了大型文艺活动的新风。

这些年，开闭幕式采用大型豪华演出似乎成了一种风气。比舞美，比规模，比奢华，没完没了的“人海战术”，没完没了的歌舞伴舞，一人唱歌，数十个、上百个伴舞。晚会如此，舞台艺术甚至是戏曲也“不甘落后”。一位导演就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排戏，钱多花在舞美上，哪台戏的舞美道具不得拉几车？舞台上堆得层层叠叠，满满当当，演员表现空间非常小。”

岂不知，这样的追求，离艺术的本质越来越远。千篇一律，哪来艺术个性？千人一面，何谈艺术创新？没有感动，只有空洞；万千意象，却留不下一点印象。更不用说由此造成的大量人财物的浪费，让人心疼。

过分地追求外在的形式，只能走向浮夸、虚无的形式主义，到头来忘记了艺术是什么。回归艺术本体，是对艺术规律的尊重。艺术家也只有真正地尊重艺术创作规律，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艺术精品。



假“黄金”
——许多人抱怨调借双休日的长假太累
郑辛遥

自由谭

我大概是有点强迫症，不仅在食堂买点心，连奔赴饭局都要带个中号的乐扣盒子。收拾残羹冷炙之前，朋友大呼：“服务员，拿两个打包盒子来！”还没等对方应答“一块钱一个”，我的筷子已经忙碌起来。“不会吧！这么夸张？你们上海人太小家子气了吧？”对这样的奚落，我无动于衷。不是付不起这两块钱，是不想再制造垃圾。油腻腻的一次性饭盒带回家，菜倒出来，也就扔了，可我们有这个能力来有效处理这些塑料吗？

有效处理的根本前提，固然是科技发达，而垃圾分类同样必不可少。光是每天这么多生活垃圾，就不可能靠环卫工人手工分类，需要市民举手之劳，自觉践行。上海街头巷尾，公用的垃圾桶在表面上都是分类的。即如最常见者，都按照“可循

环”与“不可循环”的基本环保理念，分为两个圆筒。可实际上呢，随便看看，都是杂七杂八打统账，什么都往里扔，乃至碎玻璃、旧刀片时不时割伤环卫工人或拾荒者的手。如此有名无实，从根源上就无法确保对当代环保理念的实施。

垃圾分类这话题最近又热了。上海下月即将召开《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草案)》的立法听证会，垃圾该怎么分类，是否要设立辅助分拣员制度，都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样的办法，真的是不再来就太迟了。可《办法》再好，环保观念不深入人心，不狠抓源头减废，不辅以行政、经济的严厉手段，势必又要落回“两个圆筒，一样垃圾”的旧态。

朱绩崧

人类的环保形势严峻，不只在上海。即便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各类免费的一次性用具都大行其道，仿佛取用不竭。不说远处，看看香港，就令人咋舌。吃一顿“大快活”牛扒套餐，从饭盒吸管，到刀叉匙羹，哪一样不是塑料，哪一样不是一用就扔？同桌的朋友告诉我，香港本地三个垃圾堆填区都将爆满了，现在要往深圳那边建新的，环保人士担心会污染河流。

可能我们是在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里居住太久，看什么垃圾都习以为常。我则有缘见过旷野里的垃圾。那是蒙古国的草原上，原本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美得令人浩然之气油然而生，吉普车转过一个小丘，突然有一堆生活垃圾冒出来，

可乐瓶、乐事薯片的外包装、塑料袋，那种违和感简直是地老天荒都无法忘怀的。回到上海，我时不时就作杞人之忧：我们扔掉的那些垃圾，特别是数百年都无法降解的那类，它们的归宿究竟在哪里？

人类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疯狂开掘自然资源，加工物质，产生垃圾，但资源有限，有一天我们会连处理这些垃圾的资源都无从寻觅，到那时，怎么办？整体移民到其他星球吗？现在，这样宜居的星球还没找到，图存之计唯有努力推迟山穷水尽这一天的降临。能不制造的垃圾就不制造，非得制造的尽量循环利用。从我做起，如此而被讥笑为“小家子气”，到底是心存高远，胸襟坦荡，又有何妨？

宁为垃圾“小家子气”